

所谓自由行,就是你自己愿意空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到处是陌生的语言,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们,就像玩一场游戏,你踏足过的地方才会由灰变绿,表示你适应了这里,而举目四望,到处是灰色地带,充满了未知和迷茫,等着你去探秘。

对于地球上的国家而言,无论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自然风光等各个方面来说,美国,都是一个你此生向往旅游的一个地方。然而美国实在太丰富了,所以,第一次空降,我和女儿选择像风一样在美国自由游走,先从五官上感受美国。我们选择了美国行不可互缺的几个地方:纽约、华盛顿、拉斯维加斯、旧金山、洛杉矶。

美国自由行:像风一样游走

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张惠宁



美国卡罗拉多大峡谷。



在大峡谷乘坐的狂野汽车。



在哥伦比亚大学听介绍。



旧金山金门大桥。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女士详细向大家介绍哥大的情况,以及如何报考等资讯。她还特别强调了纽约和哥大的安全。

The Holocaust 纪念馆

华盛顿,美国政府所在地。这里到处是纪念馆、博物馆,从开国总统华盛顿到《独立宣言》撰写者杰弗逊总统,废除奴隶制的林肯总统纪念馆,有二战、越南战争纪念地,以及阿灵顿国家公墓。对这个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都被铭刻记录下来。

不过,这些都不如The Holocaust 纪念馆给我们的震撼大。在烈日下快晒昏了,我们突然看见对面马路有一处室内博物馆,赶紧凑上去想避暑。看到这里进去包要X光扫描,门口还有若干穿制服的人值班,里面有人在排着队,不知是什么馆,我们 also跟着排着队。前方一个女孩提醒我们说,这里需要有票才能进入,票是免费的,但需要持票进入。

我们只好离开队伍,我走上前随口问一个值班的工作人员这里纪念什么?他说,这是The Holocaust。我又问Holocaust 是什么意思,他很认真地跟我们解释,我们听得似懂非懂,但是他竟然给了我们两张票,就这样我们有机会目睹了这个The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犹太人大屠杀永久纪念馆)。每一个进馆参观者手里都持有主办方发的一张幸存者Identification card(幸存者身份证件),每张“身份证”都印有一个真实的大屠杀幸存者的故事。

身份证首页印着一句话: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 (为了死去和活着的人们,我们必须去承受目击事实)。我们很快就感受到这句话的份量,目睹大屠杀事实,需要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这个纪念馆乘电梯到顶楼,从楼上到楼下开始层层展现。

大屠杀纪念馆反映二战时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里面是暗的,冷的,凝重的,图片、录像、视频、文字、实物,不断闪回沉重可怕的历史,逼迫着你,偶尔你会突然遇到一个过道,外面的阳光可以照进来,让你缓缓神。

飞掠大峡谷

有一部美国电影叫《遗愿清单》,讲的是两位身患绝症的八旬老人,一件件写下这辈子想做而未做的事,一件件去实现它。

一睹美国卡罗拉多大峡谷的壮观奇景,就是我们想在地球上实现的一个心愿。所以,我们不惜从华盛顿飞行7小时到了著名赌城拉斯维加斯,不为赌城,只是为了大峡谷而来。

可惜,事前考虑不周,在拉斯维加斯订好房才发现,要方便一赏大峡谷,还是应住进大峡谷。而我们不远万里而来,当然不想失意而返,要想顺利实现梦想,只能乘直升机或小飞机飞抵一赏大峡谷了。

可是乘直升机或小飞机一赏大峡谷,也有多条线路,在酒店大堂研究来研究去,我决定选择乘小飞机去大峡谷的北缘,其实南缘是游客最多的,线路也成熟,西缘是直升机去的地方,也是游人常选的地方,我们选的北缘,也许因为它只在夏季开放,也许因为它更人迹罕至。

小飞机只能乘坐十一二人,低空掠过著名的胡佛水坝,约一小时左右,就到了北缘,那一天只有我们母女选择那条线路,有一个18岁的小伙开着一辆十分狂野的汽车来接我们。之所以说狂野,是因这辆车是为了适合狂野的北缘大峡谷奔波而专门订制的。那天苍茫的大峡谷无边的旷野上,只有我们三人在狂放地欣赏。小伙子还是高中生,来自附近的犹他州,暑假打工,系紧安全带,他娴熟地开车带着我们沿着布满石砾和坑洼的“路”无畏地上上下下碾过,我们不时惊呼他却一片淡定。夏季的北缘大峡谷,粗放,寂静,陪伴他的只有矮矮的草丛和一种椭圆样的像仙人球似的植物,那一日陪伴他的多了两位中国“美女”,小伙子说,“去南缘西缘有什么好的,到处是人,哪里如这里一片大峡谷都专属我们。”

徒步金门大桥

地球上人类智慧的结晶,你如果能亲临目睹,就是幸福。比如金门大桥,恰如它的介绍那样“它和其他桥不一样。”它不仅是联

接着过往和将来,联接着社区和文化,更是静静地注解人类全力以赴的精神和创造的灿烂景观。

我们徒步来回走了一遍金门大桥,感受它直线的优美和曲线的流畅,这建筑上的奇景,要自己去抚摸感触,见证伟大。在桥中央望大海苍茫,可以浮想联翩。因为这座桥,足以让我喜欢旧金山。

不过,那时,我们想得更多是赶快从金门大桥徒步到渔人码头享受海鲜。这段路走起来也要三四个小时,是旧金山的海边休闲带,到处是骑车的游客。早上出发走到下午三四点,在渔人码头,我们毫不犹豫犒劳了自己一顿海鲜大餐,其实就点两道菜,花费60多美元,算是最奢侈的一顿,但是意义绝对不同。

夜抵洛杉矶

旅途中最让人担心和焦虑的一段路是从美国西海岸的艺术小镇卡梅尔赶往洛杉矶,因为要坐灰狗巴士7小时,晚上10点多钟抵达,抵达后还要乘公交地铁到预定的国际青年旅社。

在美国的朋友热情地帮我们查好了线路,美国人将谷歌地图用得出神入化,只要输入起点和终点,会详细告诉你如何抵达目的地,公交站的具体位置,经过哪些站,全部清清楚楚。

黑夜抵达洛杉矶,一切都安好,如约找到60路公交站点,上公交,问司机地铁口,照例有人热情告诉你,下车寻找地铁口,照例会有人热情指引,到了地铁口,照例会有人帮助你迅速买地铁票。我们居然要坐地铁从起点到终点,夜晚11点多了,地铁车厢里只有三两个乘客,上来一个黑人小伙,他搞怪似的在车里又唱又跳的,唱了几站后就下车了。顺利抵达终点,以为最害怕的一段路开始了,因为要徒步十几分钟找到青旅,可万没想到迎接我们是一段灯火通明的大道,原来我们不小心住进了洛杉矶最著名的海边景点——圣塔莫尼卡海滩。

美国是什么,其实也只是一张张普通人的脸,白色的,黑色的,黄色的,脸……这一张张脸,跟我在别处看到的脸,并没有什么不同。太平洋的此岸和彼岸,都追求着同样的幸福。周